

成長 著

三國風雲

八八豪族的 生死博弈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前言

上下五千年中國史，人們最熟悉的恐怕就是三國了。憑藉戲曲與小說等藝術形式的強大傳播力，三國故事在中國可謂婦孺皆知。其影響力甚至早已跨越國界，在東亞諸國亦備受喜愛。

然而，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把三國讀錯了、讀偏了、讀淺了，我們讀到的「三國」，其實不過是另一部「水滸」。

有人一定會說：「你不就是想說《三國演義》誤導了大眾，《三國志》才是正史嘛，這也是老生常談了。」

是，但也不完全是。《三國演義》出於尊劉抑曹的價值觀需要，採用了大量虛構的情節拔高諸葛亮、劉備、關羽、趙雲，貶抑曹操、司馬懿、周瑜，雖與史實相悖，亦是藝術規律使然，無可厚非。但是，當一段歷史完全被一部小說所代言，我們讀到的便不再是作品敘述的時代——三國，而是敘述作品的時代——元末明初。《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曾擔任元末農民軍領袖張士誠的幕僚，本身就是江湖人士，因此他與施耐庵合著《水滸傳》便得心應手，書中人物無不有著元末明初江湖豪俠的影子。而《三國演義》中的人物也免不了有《水滸傳》中江湖人士的行事作風。比如《三國演義》開篇的「桃園三結義」，也是最為世人所津津樂道的三國故事，在史書中並不存在，反而像「梁山結義」的翻版。而《三國演義》裡動輒出現的「單挑」「大戰三百回

合」，也並不符合正規軍作戰的行事邏輯，而更像草莽匹夫比試拳腳的「升級版」。

因此，被「江湖化」「草莽化」「水滸化」的《三國演義》，雖然仍舊寫的是三國人物、三國故事，實際上已經與真實的三國歷史有著很大不同。作為歷史的三國，出場者皆為政治人物，為人處事須符合政治邏輯，與江湖好漢可謂大相徑庭。實際上，在東漢末年，政治人士對江湖豪氣、江湖人士頗多鄙夷。例如，《三國志》記載許汜批評廣陵太守陳登是「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揚州刺史劉繇則直白地說，他如果重用太史慈那樣的江湖俠客，許劭（品評天下人才「月旦評」的創始者）都要笑話他。

「水滸化」的三國帶來的另一個誤區，就是過度強調了個別人物對歷史的影響。無論是諸葛亮的智、劉備的仁、關羽的義，還是曹操的奸、司馬懿的詐、周瑜的狹，都在敘事中被無限放大，彷彿成了歷史走向的決定因素，以至於像魯迅先生說的「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

那麼，甚麼是屬於三國人物的行事邏輯？怎樣才是三國歷史正確的解讀方式？

我們必須引入一個被長期忽視的概念：家族。

漢末三國亂世，前後近百年，分分合合，風起雲湧，每一起歷史事件的背後都有著複雜的背景與聯結，每一個人物也絕非單打獨鬥的草莽英雄，而是以家族為依託，形成一個個利益共同體。那些閃耀著光芒、極具傳奇色彩的三國英雄，並非孤立的存在，他們的背後有著家鄉、祖先、家世、家教、宗族、聯姻、親族、子孫……他們得益於

家族，也受制於家族；他們的作為影響著家族的興衰，而家族也在潛移默化地塑造他們。

個人、家族、國家，這三者的命運，在一個風雲激蕩的大時代中，曾經是如此地緊密相連。於是，將我們熟悉的三國人物歸入家族的體系，許多之前讓人困惑的謎題就能迎刃而解了。

諸葛亮為甚麼一出山就是戰略大師？為甚麼以村夫身份而被劉備相中？《三國演義》根本沒有交代諸葛亮的身世，因此讓我們覺得他玄而又玄。但翻開史書，看到琅琊諸葛氏在士族中的地位，看到諸葛氏姐弟在襄陽上流名士圈的聯姻網絡，才發現諸葛亮在出茅廬之前早已握有強大的政治資源。諸葛亮的經歷根本不是一個草根逆襲的故事。

曹操為甚麼能夠贏袁紹？以往論者，多從曹操和袁紹兩個人的性格、韜略、用人等方面著眼。當引入家族的角度，曹袁之爭則可視為一場士族新貴與公卿世家的較量。曹操出身閹豎之門，為公卿所不齒，因此在亂世到來之際更具有提升家族地位的鬥志，譙沛宗親的沙場襄助和潁川世家的智謀支持，則讓曹氏政權迅速在群雄混戰中脫穎而出。而袁紹身為「四世三公」豪門之後，家世資本反而成為他的累贅，兄弟爭權、謀臣爭利、諸子爭位……一手好牌打得稀爛。

家族的興衰，改變了歷史的顏色。可以說，真正的三國史，不僅是一部英雄史，更是一部家族史。當中國的家族體系和家族文化在兩漢剛剛形成之際，一場席捲天下的大分裂、大亂世帶來了家族大洗牌，一些世代公卿的世家豪門在政治、軍事鬥爭中落敗，陷入沉寂，一些出身寒微的家族則在關鍵人物的帶領下崛起，走向繁榮。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許多連綿數百年的門閥士族，興起之源都可追溯至漢

末三國。乃至於當今的人們，憑藉姓氏與籍貫這兩個與生俱來的符號印記，追本溯源，興許也能找到自己在三國時代的祖先。

在《三國風雲：八十八豪族的生死博弈》一書中，筆者梳理了從漢末到晉初的八十八個家族。它們不是三國家族的全部，但每一個都極具代表性。你會看到三國的締造者譙縣曹氏、涿郡劉氏、富春孫氏，一門三方為冠蓋的琅琊諸葛氏，三代謀國終成一統的河內司馬氏，攪動漢魏晉政治風雲的潁川六大家族，為江南開風氣之先的吳中四大家族，塞北遼東、濱海徐州、嶺南交趾、巴山蜀水等不同地域孕育的家族豪強……每一場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背後都有家族勢力的搏殺；每一個興衰更替的家族歷史，最終都成為一個生動的歷史截面。

是時候告別那個「英雄的三國」，重新認識這個「家族的三國」了。

目 錄

壹 後漢篇

- 一 巫術與大起義..... 15
巨鹿張氏家族 沛國張氏家族
- 二 「四世三公」——漢末最強世家..... 28
汝南袁氏家族
- 三 從「關西孔子」到雞肋之才..... 51
弘農楊氏家族
- 四 襄陽豪門風雲錄..... 67
山陽劉氏家族 山陽王氏家族 襄陽蔡氏家族
南郡蒯氏家族 襄陽龐氏家族 襄陽黃氏家族
江夏黃氏家族 襄陽習氏家族
- 五 東北角的騷動..... 96
遼西公孫氏家族 遼東公孫氏家族
- 六 徐州真正的主人..... 116
下邳陳氏家族 泰山臧氏家族
- 七 亂世的配角..... 125
武威張氏家族 東平張氏家族
- 八 罕見的姓氏..... 133
安定皇甫氏家族 東萊太史氏家族 河東令狐氏家族
河東田丘氏家族

貳 魏晉篇

- 九 帝國的誕生與隕滅 157
譙縣曹氏家族 譙縣夏侯氏家族 琅琊卞氏家族
中山甄氏家族
- 十 汝潁多奇士——三國謀士的搖籃 189
潁川荀氏家族 潁川陳氏家族 潁川鍾氏家族
潁川韓氏家族 潁川辛氏家族 潁川郭氏家族
- 十一 一個家族的謀國之路 234
河內司馬家族
- 附：司馬家族的朋友圈
陳留高氏家族 泰山羊氏家族 東海王氏家族
太原郭氏家族 河東賈氏家族 河東衛氏家族
渤海石氏家族
- 十二 望族的先聲 280
琅琊王氏家族 清河崔氏家族 博陵崔氏家族
範陽盧氏家族 滎陽鄭氏家族 太原祁縣王氏家族
太原晉陽王氏家族 京兆韋氏家族 京兆杜氏家族
河東裴氏家族

③ 蜀漢篇

- 十三 巴蜀的開拓者..... 305
江夏劉氏家族
- 十四 流浪的帝胄..... 313
涿郡劉氏家族
- 十五 一門三方為冠蓋..... 330
琅琊諸葛氏家族
- 十六 名將之家..... 353
河東關氏家族 涿郡張氏家族 常山趙氏家族
扶風馬氏家族
- 十七 土著與異鄉人——蜀漢四大派系的角力..... 361
東海糜氏家族 陳留吳氏家族 襄陽馬氏家族
扶風法氏家族 扶風孟氏家族 南陽李氏家族
襄陽楊氏家族 零陵蔣氏家族 江夏費氏家族
南郡董氏家族 天水姜氏家族 巴西黃氏家族
犍為張氏家族

肆 東吳篇

十八	坐斷東南戰未休	411
	富春孫氏家族 吳郡吳氏家族 會稽周氏家族	
	東萊劉氏家族 錢唐全氏家族	
十九	張文、朱武、顧厚、陸忠——吳中四姓	469
	吳郡陸氏家族 吳郡顧氏家族 吳郡張氏家族	
	吳郡朱氏家族 丹陽朱氏家族	
	附：東吳世家	
	彭城張氏家族 會稽虞氏家族 臨淮步氏家族	
	遼西韓氏家族 廬江周氏家族	
二十	江東之豪，莫強周沈	520
	義興周氏家族 吳興沈氏家族	
二十一	嶺南的土霸王	530
	蒼梧土氏家族	
	參考文獻	536
	後記	538



後漢
篇



巫術與大起義

張氏家族

籍貫：巨鹿郡（治所在今河北寧晉）

代表人物：張角、張寶、張梁

張氏家族

籍貫：沛國豐縣（今江蘇豐縣）

代表人物：張陵、張衡、張魯

三國亂世的大幕，是由席捲全國的大起義揭開的，領頭的人是一個巫醫，叫作張角。

東漢的國運，到了漢桓帝、漢靈帝時已經江河日下、氣息奄奄了。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帝國淪落到這種地步，是因為兩大政治癥結，即宦官干政、外戚專權，而核心原因在於皇帝年幼、皇權失威。

東漢近兩百年的時間，共計十三位皇帝，其中九人未滿十六歲即位，除光武帝、明帝及末代皇帝獻帝外，其餘均沒有活過三十六歲。誇張的，殤帝出生百天即位，一歲夭折；沖帝不到兩歲即位，

半年就病死；質帝八歲登基，一年多後被毒死。桓帝、靈帝登基時，也分別只有十五歲和十二歲。可是，小朋友能治國嗎？

中國古代帝國的權力譜系，無非這五種：皇權、后權、宗權、相權、將權。五種權力若能相互平衡、和諧共處，則國家可以保持長治久安；五種權力如果失衡，任其中一種坐大，則朝綱紊亂、內鬥加劇，一旦處理不好，國家勢必走向衰落乃至滅亡。

皇權過盛，容易滋生獨裁暴君，如秦始皇、隋煬帝；后權過盛，則將導致外戚專權，如西漢王莽、東漢梁冀；宗權過盛，則將引發諸王奪位，如西漢七國之亂、西晉八王之亂；相權和將權過盛，則君弱臣強，往往是改朝換代的先兆，這在歷史上例子就很多了。

拿這一標尺來審視東漢一朝：皇帝幼衝登基，往往需依賴親近宦官以左右朝政，從而導致皇權由宦官所代理；太后正值盛年，且有臨朝監國之責，從而使得外戚勢力膨脹。皇帝欲除跋扈的外戚將軍，則必放權給親信宦官；太后欲進一步加強對皇帝的掌控，則必求助於娘家兄弟子侄。兩派勢力如翻鑿子一般來回折騰。同時，兩次「黨錮之禍」讓清流朝臣死的死、流放的流放，宦官之盛讓許多世家大族都不得不對其俯首，相權與將權一併而衰。再加上東漢沿襲西漢對諸侯王的抑制與削弱，宗室有爵無權，也就無法羽翼皇室了。

正是在這種政治生態下，朝政昏暗，腐敗盛行，再加上天災頻發，民生多艱，帝國的底層出現了騷動。民眾的不滿情緒不斷積壓，一場大起義正在醞釀。

在此之前，中華大地上已經爆發過兩場足以改朝換代的大起義：秦末陳勝吳廣、新莽末年綠林赤眉。此兩場起義之所以發於草莽而能致大帝國解體，主要的原因在於，秦與新莽皆是肇建，立國未穩而行苦民之政，前朝舊勢力猶存，故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而東漢傳至靈帝，已經歷百餘年，擁有極大的政治慣性，儘管小規模的叛亂此起彼伏，但對這個龐大帝國而言不過是癬疥之疾。想要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全國性起義，就需要優異的領袖、嚴密的組織、縝密的計劃和具有指導性的綱領，而宗教正具有這些特徵。

讓「馭民之術」成為「起義教科書」

張角家世不明，僅能知道他是巨鹿郡人。在熹平年間（172—178），也就是黃巾起義的十多年前，張角就已經在冀州進行傳教活動，他起先拉攏信眾的手段是醫術。

當時醫療條件落後，災荒與疾病頻發，張角就像一個赤腳醫生，走村串鄉推銷他的「符水咒說」。這是個甚麼玩意呢？大概就是由張角手持九節杖先進行一番禱祝儀式，念上一堆古怪的咒語，讓病人叩頭誠懇悔過，然後端出一碗水，稱之為「符水」，讓病人喝下。顯而易見，張角的手段與同時代的華佗、張仲景「望聞問切」的手法不同。他假託一個具有宗教儀式感的形式，讓病人相信是一種莫名的神力救了自己，從而對張角產生虔誠的信奉。

張角當然不是萬能神醫，不可能每次「符水咒說」都能治癒病人。對此，張角也及時制訂了另一套計劃：如果符水沒有效果，就

說是因為病人心不誠、不信道。通過這種手段，張角很快發展了大批的信眾。

實際上，在漢末，假借巫術鼓動民眾從事反抗活動的現象已有不少。熹平元年（172），東南沿海會稽郡一帶便爆發了許昌、許韶父子發動的叛亂，史書稱之為「妖賊」，可見其亦是利用巫術起事，但很快就被臧旻、孫堅剿滅。同樣在熹平年間，三輔地區還出現過一個叫駱曜的巫師，通過傳授一種叫「緬匿法」的隱形術來煽動叛亂，也被迅速撲滅。可見，單憑巫術惑人，不足以建立起可跟強大政府軍對抗的勢力。張角需要有自己的政治主張。

張角的政治主張簡明扼要：「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它很明確地表達了張角的政治目的，即暴力推翻漢朝，建立一個全新的朝代。可是，張角如何才能煽動那些安分守己的小農把腦袋別到褲腰帶上，跟著他做顛覆政權的大事呢？

盛行於兩漢時期的讖緯術幫了他。

「讖」是方術假託天象編造的隱語，「緯」是儒生假託先賢撰寫的書籍。讖緯相合，就是一種將自然變化與政治生態相結合的預言。讖緯術原本只是旁門左道，但在漢武帝一朝，董仲舒將儒家學說與陰陽五行相雜糅，提出了「天人感應」學說，被漢武帝所接納，使其一躍而成為顯學。所謂「天人感應」，就是在自然災害與政治之間建構起因果聯繫：天有災異，則源於天子失政。這看上去是在用天象來約束帝王，但其暗含的話語是君權神授，將天子的權威與大自然神秘莫測的變化牢牢捆綁在一起，這就將集權制大帝國下的帝王統治建構合法化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認

可的就是這種神化的君主權威。他「獨尊」的實際上已經不是孔孟儒學，而是帶著神學色彩的馭民之術。

董仲舒萬萬不會想到，他當年為了鞏固皇權、統馭百姓而發明的「天人感應」學說，會在漢代氣數將盡之時被一個巫醫採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張角的這十六字口號，正是政治權力呼應天象之說的承襲。「蒼天」代指劉漢統治者，「黃天」則代指張角自己。

張角的思想，主要來自一本叫作《太平經》的書籍，書中鼓吹「君權神授」「天人感應」那一套。相傳此書為琅琊方士于吉所著，共一百七十卷。漢順帝時，于吉弟子宫崇曾向皇帝上此書，但有司認為其書「妖妄不經」，只是存入圖書館束之高閣。漢桓帝時，方士襄楷復上此書，亦沒有受到皇帝的重視。後來這本書流入張角之手，成為其組織起義的「教科書」。張角所傳播的宗教，也就被稱為太平道。

亂世啟幕者

太平道擁有嚴密的組織。張角自稱「大賢良師」，既是宗教領袖，又是政治領袖。他培養了八名弟子，派遣到四方傳教，經過十餘年經營，擁有信徒數十萬人。全國十三州，受太平道影響的就有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張角將這八州信徒進行軍事整編，編為三十六個方，每個方相當於一個軍事區。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設立渠帥以進行統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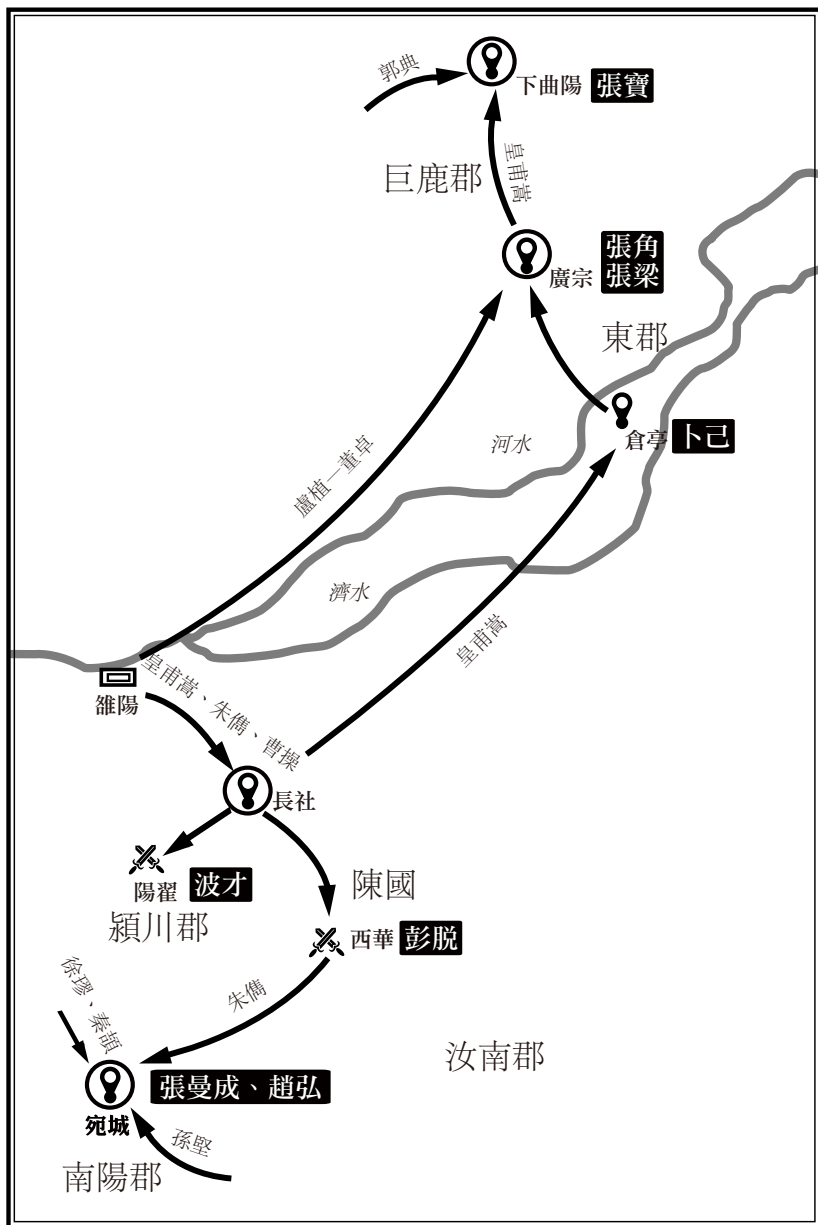
做軍事準備的同時，張角還積極進行輿論準備。他讓信徒在京城和州郡官衙大門上寫上「甲子」二字，既是為了傳播起事的時間，即甲子年甲子日（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公元 184 年），也是為了給官府製造恐慌。

太平道的觸角也早就伸向了京城，伸向了皇宮。張角在整個大起義籌備階段最有威懾的一步，也是最兇險的一步，就是在皇宮的宦官集團中發展了內應。之前講宦官專政，總說宦官集團，或許並不準確。因為東漢的宦官並非鐵板一塊，他們之中，有的心向外戚，有的與清流大臣來往，還有不少宦官自相殘殺。張角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派大方馬元義潛入京師洛陽^[1]，與中常侍封諤、徐奉約定在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然而，整個計劃百密一疏。就在甲子起事之前，張角的弟子濟南人唐周做了叛徒，向官府告密，計劃全部泄露。馬元義被捕並遭車裂酷刑，宮中及京師內太平道黨羽和信徒被一網打盡，遭誅殺者千餘人。官府下令通緝張角。

張角不得不星夜通知各方，提前舉事。於是，潛伏在各地的太平道信徒一夜之間化身為起義軍，攻掠州府，誅殺長吏，一時天下震動。因為起義者都頭裹黃巾作為標識，以應「黃天」之命，因此被稱為黃巾軍——頭裹黃巾，還有另一個作用，即避免誤傷同夥。起事之初的黃巾軍作戰勇猛，絕非烏合之眾。

[1] 「洛陽」名稱受五行學說影響而多次更變。戰國時即有雒陽之名，秦始皇以周為火德，秦為水德，改雒陽為洛陽。漢光武帝以漢為火德，改洛陽為雒陽。曹丕代漢，以魏為土行，「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復改雒陽為洛陽。本書為求行文一致，統以洛陽相稱。



黃巾起義形勢圖

張角發動起義既依託宗教，也依靠著其家族。張角自稱「天公將軍」，他的兩個弟弟張寶、張梁分別稱「地公將軍」「人公將軍」；寓意是天、地、人「三才」，主掌世間萬物的變化。太平道亦是個家族集團，由張氏三兄弟作為宗教和軍事首領。三兄弟和太平道的主力在政府軍相對薄弱的冀州，但在與國都洛陽咫尺之遙的潁川、汝南、南陽等郡，皆有黃巾軍的強大生力軍。如若完成合圍，帝都難避一劫。

黃巾起義雖然事發突然，但漢室朝廷反應還算果斷，除了清查黃巾黨羽，漢靈帝於張角起事當月還連發三詔。一是以何進為大將軍，兵屯都亭，置八關都尉以保衛京畿。二是以北中郎將盧植、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為將，分三路征討黃巾軍，並從公卿子弟及吏民中選拔能征善戰之士從征。以上兩條都是軍事部署，第三條實則最為重要，是政治部署也是輿論反制，那就是大赦天下黨人，解除對清流名士長達十六年的黨錮，緩和了內部矛盾，也避免了士族倒向反叛者一方。

黃巾軍起事時，內應失陷，又未能迅速實現對洛陽的合圍，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先機。黃巾軍在規模上十分龐大，攻城略地，聲勢震天，宛若蟻群席捲而來，因此也被稱為「蟻賊」。但黃巾軍缺乏統一指揮，在襲擊洛陽失敗後，各自為戰，四面出擊，暴露出他們的軟肋。此外，黃巾軍中大部分不是職業軍人，缺乏戰陣經驗，面對精銳的政府軍往往自恃人眾，選擇消耗極大的陣地戰、攻城戰，以己之短攻彼之長，更加速了失敗。

政府軍平定黃巾軍主力實際上只用了九個月。當年四月，黃巾

軍尚處於戰略主動，捷報頻傳：潁川黃巾軍擊敗朱儁，汝南黃巾軍擊敗太守趙謙，廣陽黃巾軍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衛。但到了五月，皇甫嵩、朱儁、曹操在長社大破潁川黃巾軍波才部，一舉扭轉局勢。隨後，皇甫嵩與朱儁南北分道：朱儁南下與南陽太守秦頡合軍，後又得孫堅相助，破宛城，斬黃巾別帥孫夏；皇甫嵩北上，接連在東郡、倉亭擊破黃巾軍。在河北，朝廷先後以盧植、董卓兩任主帥對陣張角主力於廣宗，均不能勝，於是詔命皇甫嵩北討。當年十月，張角臨陣病逝，黃巾軍一時無主，皇甫嵩趁機破張梁於廣宗，十一月又斬張寶於下曲陽。到了十二月，黃巾起義已經基本宣告失敗。

然而亂世既已揭開序幕，天下便再難有安寧之日。張角兄弟死後，黃巾軍依然有大量餘部分散在帝國各地，以流動形式繼續與官府抗衡。與此同時，各地叛亂與騷動也接踵而起。朝廷不得不擴大原本只負責紀檢監察的州刺史的權力，使之逐漸成為一州軍政主管。將權日盛，軍閥割據隨之而起。大將軍何進憑藉平定黃巾軍恩威大增，外戚與宦官權力之爭再起，為此後洛陽之亂埋下禍端。

接下來，曹操、孫堅、劉備、王允等人物脫穎而出，開始逐漸走上三國大戲的舞台。隨著群雄逐鹿的開始，那些散落四方的黃巾軍餘部反倒成了軍閥們擴張勢力的兵源：

中平年間（184—189），益州馬相、趙祗於綿竹縣自號黃巾軍，攻掠三郡，為益州從事賈龍所破，餘部皆被益州牧劉焉收為部曲。

初平二年（191），青徐黃巾軍三十萬眾入渤海界，公孫瓚大破之於東光，收其眾七萬餘人，使公孫瓚有了與袁紹爭奪河北的資本。

初平三年（192），曹操與鮑信合軍大破青州黃巾軍，獲降卒三十餘萬，其中精銳者被編為青州軍，成為曹操縱橫天下的主力軍隊。

初平四年（193），袁紹大舉進剿黑山軍（黃巾軍的分支），接連擊滅于毒、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多支部曲，屠其屯壁，斬首數萬級，奠定了袁紹統一黃河以北的基礎。

建安十年（205），黑山軍統帥張燕接受曹操招安，率眾十萬人歸降，被封安國亭侯、平北將軍，此後黃巾軍不復現於戰場。

太平道湮沒於歷史中，而在帝國的西方，同樣以巫道起家的五斗米道，卻在群雄的夾縫之中頑強地生存了下來，並建立起了中國最早的政教合一政權，他們的首領叫張魯。

政教合一試驗田

宗教的產生，多依賴於家族網絡。張角是兄弟傳教，張魯則是祖孫三代接力創教。

張魯的祖父張陵，相傳為漢初名臣張良九世孫，遊歷天下，修仙學道，最終客居蜀地，於鵠鳴山自成一派宗師，撰寫符書，吸納信眾。因為入教者須獻米五斗，故而稱五斗米道。張陵自稱天師，因此亦稱天師道。

五斗米道與太平道為漢末同時在兩地發展起來的宗教派系，相互之間似無明顯聯繫。由於張角興造反大旗並被誅滅，而天師道最

終歸化了曹魏政權，因此它在後世被視為道教的正統淵源，張陵亦被尊為道教的創教之宗。

關於張陵的生平記載，不免加入了很多神話色彩，雜駁不一。宋濂《漢天師世家敘》記載，張陵生於漢光武帝建武十年（34），曾經擔任江州令，後棄官入北邙山修仙得道；漢和帝召為太傅，不就，雲遊江西龍虎山、嵩山石室，獲前輩經文密藏；最後入蜀，壽達一百二十三歲。李膺《益州記》記載，張陵早年因為瘟疫，避難於一個叫「丘社」的地方，意外獲得了「咒鬼術書」，習得了魔法，後入鵠鳴山並自稱天師。熹平年間，張陵被一隻巨蟒叼走，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其子張衡便宣稱天師已升天，他自己繼任為「嗣師」；後來其孫張魯接班，被稱為「系師」。

巴蜀文化原本就有很濃重的巫鬼元素，而地理上與中原山水隔絕，又造就了巴蜀相對獨立的政治文化環境，因此從張陵到張魯，五斗米道三代於蜀中傳教，不僅未受到來自政府層面的打壓和破壞，反而與當地州府有著極其親密的關係。張魯的母親就是一名女巫師，長得十分美麗，而且精通各路鬼道，與時任益州牧的宗室成員劉焉有著曖昧的關係，經常往來於其家中。劉焉因此厚待張魯，擢升他為督義司馬，並派他與別部司馬張修一起進攻漢中，拓張領土。

從張魯在劉焉手下任職開始，五斗米道就由民間修仙煉道的宗教團體，轉為深度參與漢末諸侯爭雄的政治團體。身為「系師」的張魯，是個有政治雄心的人，眼見天下紛爭，不甘心只做一個教宗。在消滅了漢中太守蘇固後，張魯便襲殺了同行的張修，奪其部

眾。不久劉焉去世，其子劉璋繼位為益州牧。劉璋認為張魯不服他的統治，一不做二不休，盡殺張魯家眷。自此張魯與劉璋決裂，在漢中自立門戶，開始了政教合一試驗田的耕耘之路。

漢中是漢高祖劉邦當年鹹魚翻身之地，無論對於漢室，還是對於信奉讖緯學說的張魯，都是一片有著大吉之兆的沃土。漢中被秦嶺、巴山等山地環繞，形成一片與外界隔絕的盆地，可謂易守難攻。張魯並不如張角那般兵多人眾，卻能夠在亂世中延續三十年之久，全賴特殊的地形為他做屏障。

張魯在漢中完全推翻了漢朝的官僚體系。他不設置郡守縣令，而是以五斗米道中的神職人員來兼任政府各級管理者。比如初入五斗米道的信徒被稱為「鬼卒」，學道進入一個階段後，可以升格為「祭酒」，就進入了管理階層，可以統領一些部眾。級別最高的叫作「治頭大祭酒」，統領的人數最多。張魯則自號「師君」。

政教合一的漢中百姓，摒棄了儒家的綱常與法家的刑名，將老莊哲學應用到政治中，在一個戰火紛飛、餓殍遍地的亂世裡，居然過起了清靜無為、小國寡民的生活。

當時曹操控制下的朝廷尚無力征討張魯，於是不僅不懲罰他殺官奪地之罪，還授他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認可了他對漢中的統治。關中韓遂、馬超之亂後，有數萬戶關中難民從子午谷南下投奔漢中，隨後起兵反曹的馬超、龐德、程銀、侯選、劉雄鳴等關西將帥也紛紛引餘部投奔張魯，讓張魯勢力大增。甚至一度有人欲尊張魯為漢寧王。謀士閻圃認為這是取禍之道，一番苦勸，才讓張魯放棄了這個念頭。

然而漢中的張魯畢竟不同於遼東的公孫家族——遼東地處偏遠，而漢中是中原通向巴蜀的咽喉要道。當曹操平定了關中與隴西，想要進一步兼併巴蜀時，張魯就成了必須要清除的障礙。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大起十萬之眾進軍陽平關，張魯自知不敵，本欲歸降，但其弟張衛卻堅持要與之作戰，結果大敗，丟失陽平關。張魯在閭圃建議下，南下入巴中山，依附板楯蠻渠帥杜濩、朴胡。張魯在撤離漢中之前，以寶貨倉庫為國家所有，並未焚毀，而是封存起來。這一舉動讓曹操對張魯充滿敬意，於是在進入南鄭城後停止追擊，派人招撫。當時，新據蜀地的劉備也派人招降張魯。不過大概因劉備曾協助劉璋抗擊張魯，因而張魯對劉備非常不屑，留下一句「寧為曹公作奴，不為劉備上客」，出降曹操。

曹操厚待張魯及其部眾，拜張魯為鎮南將軍、閬中侯，食邑萬戶，封張魯的五個兒子和閭圃等人為列侯。同時，曹操主動與張魯家族聯姻，令兒子曹宇娶張魯之女。張魯死後，其子張富嗣其爵位，辟丞相掾給事、黃門侍郎，歷漢中太守，封昌亭侯。另一子張盛則放棄了魏國給他的勳爵和官位，身攜印綬、佩劍遊歷天下，最終回到當年曾祖父張陵修道成仙的龍虎山，創建壇宇，招徒傳教。此後子孫相替，五斗米道就這樣繼續在南方傳承了下來。

東晉時，五斗米道在江南十分盛行，王羲之之子王凝之便是其狂熱信徒。而世奉五斗米道的孫恩家族，則繼張角之後，又一次利用宗教掀起了一場轟動全國的大起義。當然，這些是後話了。



「四世三公」——漢末最強世家

袁氏家族

籍貫：汝南汝陽（今河南商水縣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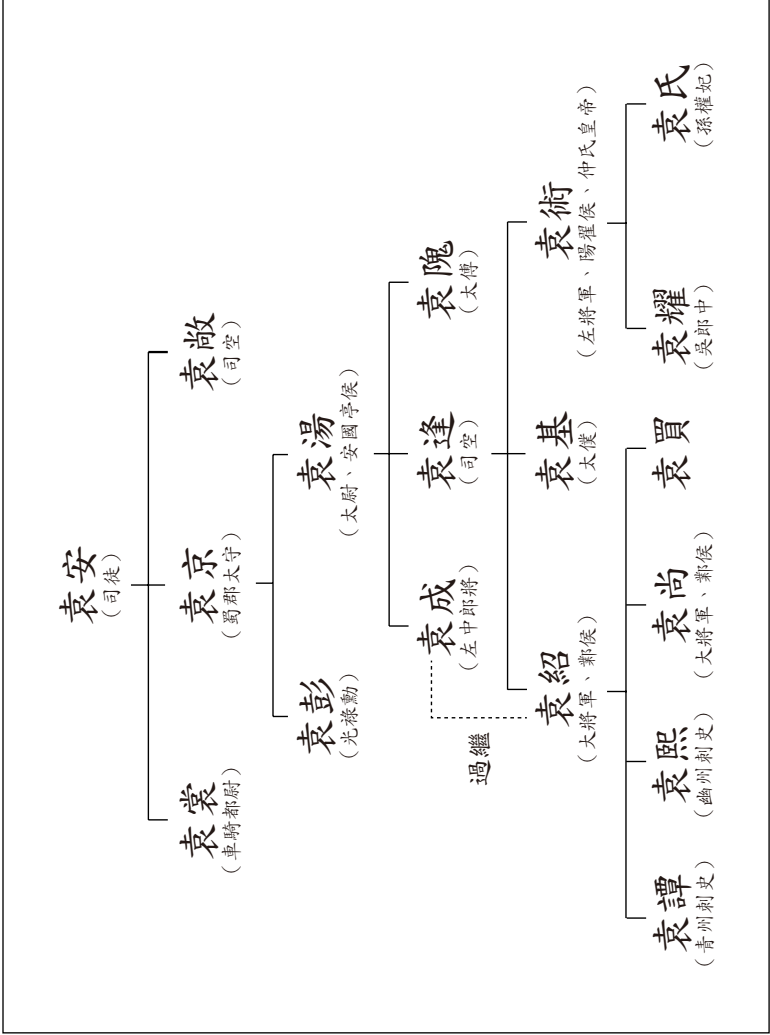
代表人物：袁安、袁紹、袁術

出身於汝南袁氏的袁紹、袁術兄弟，曾經是漢末絕對的主角。他們主導了誅殺宦官、討伐董卓兩場亂世開幕大戲，一個鷹揚河朔，一個雄踞淮南。連後來魏蜀吳三國的奠基者曹操、劉備和孫堅、孫策，都曾是他們的附庸。當漢室日薄西山之時，山河表裡，九五之尊，袁氏兄弟似乎已經唾手可得。

可為甚麼，最後的天下不姓袁，而姓了曹、劉、孫？在汝南袁氏這個家族巨輪沉沒的背後，究竟發生了甚麼？

超一流家族

如果給東漢末年的家族評個級別，可能會是這樣的：一流家族，如潁川荀氏，乃官宦世家，家學淵源，海內知名；二流家族，



汝南袁氏世系表

如吳郡陸氏，宗族繁盛，為一方豪強；三流家族，如沛國曹氏，聲望較低，只能依靠攀附權貴躋身仕途。至於孫堅、劉備，出身於寒門，根本不入流。

然而有兩個家族不在此列，即汝南袁氏、弘農楊氏，因為它們是處在巔峰地位的超一流家族。

甚麼是超一流家族？有兩個標準：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放眼漢末，也只有這兩個家族夠格。

四世三公，就是連續四代人都坐到「三公」之位。「三公」是兩漢公卿之首，自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形成司徒、司空、太尉的固定配置。能夠位列「三公」，可謂人臣之極。汝南袁氏從袁安開始，連續四代有五人躋身「三公」之列。兩漢選官實行察舉制與徵辟制並行。「三公」擁有徵辟權，可以繞過州郡官員的察舉考核，直接將優秀人才納入公務員隊伍中，這讓「三公」成為不少帝國高級官僚的提拔者和引路人，形成師生之誼。因此「四世三公」自然形成了「門生故吏遍天下」的景象。強大的家族，催生了龐大的人脈網絡。

汝南袁氏初祖為漢平帝時袁良。袁良師從大儒孟喜，以孟氏《易經》為其傳家之學，舉明經為太子舍人。其孫袁安，承繼家學，安貧樂道。有一日，洛陽遭受暴雪襲擊，洛陽令巡查災情，看到許多人家自發掃雪清路，出門乞食，而袁安家幾乎被大雪掩埋。洛陽令以為袁安已死，讓人扒開雪打開門，發現他躺在屋裡凍僵了，但還有氣息。洛陽令問他為甚麼不出門求助，袁安回答：「大雪天大家都遭災受餓，我不能再去麻煩別人。」洛陽令被他的氣節所感

動，於是舉他為孝廉，這就是袁安困雪的故事。^[1]

袁安步入官場，於漢明帝時任楚郡太守。當地剛經歷楚王劉英的謀逆案，辦案人員為了邀功，將案件擴大化，牽連了數千人。袁安到郡後連辦公室都沒進，直接去大牢裡調查案子，清理出一大批冤假錯案，上奏朝廷後，救出無罪者四百餘家。一年後他調任京畿擔任河南尹，政令嚴明，但從沒有因賄賂罪抓捕過人。他常說：「出來當官的，哪個不是想當宰相、牧守，我不忍心在盛世禁錮人才。」^[2]許多人聽了後非常感動。袁安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章帝年間，袁安相繼擔任太僕、司空、司徒。和帝年間，袁安不畏權貴，彈劾當權外戚竇憲兄弟，為時人稱頌。袁安歷事三朝，到了晚年，他已經從天子幼弱、外戚擅權之間察覺到漢室走向衰微的跡象，因此他每次與大臣討論朝政，「未嘗不噫鳴流涕」。

袁安去世後不久，竇憲即倒台，漢和帝親政。為了追念袁安當年反抗竇氏的功勳，漢和帝對其諸子大加冊封，袁氏一門榮達。長子袁裳官至車騎都尉，次子袁京官至蜀郡太守，三子袁敞官至司空。袁京之子袁湯，桓帝時任太尉，封安國亭侯。袁湯有三子：袁成、袁逢、袁隗。袁成官至左中郎將，袁逢與袁隗在靈帝一朝皆身居「三公」，袁隗還娶了經學大師馬融之女，汝南袁氏可謂通吃政界與學術圈。但在外戚、宦官互相傾軋的靈帝年間，袁氏兄弟不僅

[1] 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汝南先賢傳》

[2] 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後漢書·袁安傳》

沒有像他們祖先袁安那樣盡忠職守、激濁揚清，反而為了保全家族的榮華富貴，屈身依附外戚和宦官。

袁成與外戚梁冀私交甚厚，梁冀對他言聽計從。京師洛陽甚至流傳著一句民諺：「事不諧，問文開。」文開是袁成的字，這話意思是有甚麼事情擺不平了，就去找袁成。梁冀是有名的「跋扈將軍」，鳩殺漢質帝，迫害名臣李固、杜喬，臭名昭著，袁成作為他的密友，可見也沒少幹壞事。

梁冀倒台後，袁氏兄弟又轉而投向宦官一方。中常侍袁赦是汝南袁氏的宗族成員，深得皇帝寵信，於是他與袁逢、袁隗結交，將其作為他在宮外的宗親勢力。因此，兩次「黨錮之禍」讓眾多世家大族、清流名士家破人亡，汝南袁氏反而「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成為政壇「不倒翁」。

取禍之策

袁紹，字本初，為袁逢庶子。因袁成早卒，故而袁逢將袁紹過繼其兄為嗣。袁術，字公路，為袁逢嫡子。因此，在血緣關係上，袁紹與袁術為同父異母兄弟；在宗法關係上，袁紹與袁術為堂兄弟。

據公孫瓚討袁紹檄文說：「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為人後。」袁紹雖然生母微賤，卻天賦異稟，從小就儀表堂堂，英俊瀟灑，愛廣交朋友，早早就成為青年領袖般的人物。由於家庭背景顯赫，想要投其門下做賓客的人絡繹不絕，甚至來他家的車輛排起了長龍，造成帝都洛陽城嚴重交通擁

堵。而袁紹交友有門檻，「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他的友人都是張邈、何顥、伍孚、許攸這樣的社會名流。

天子腳下，如此高調地行事，不免會引起當權宦官集團的反感。宦官頭子趙忠就曾放話：「袁本初製造聲望，養了一大批死士在家裡，這小子到底想要幹甚麼？」^[1]他叔父袁隗時任太傅，聽了趙忠這話，十分擔心袁紹給家族惹禍，便對袁紹一通指責。但袁紹根本不聽。

黃巾起義爆發，靈帝解除黨禁，授予大將軍何進征討之權，宦官的權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這也為袁紹帶來了良機。袁紹進入何進幕府擔任掾屬。何進出身屠戶之家，也需要袁紹這樣的名門子弟以提升他的威望，於是擢升袁紹為虎賁中郎將。

各地叛亂層出不窮，靈帝極其缺乏安全感，遂於中平五年（188）八月設立西園八校尉，負責保衛皇宮。八校尉的安排是這樣的：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八校尉所統領的西園軍俱受蹇碩節制。

這個人事安排很有問題：統領西園軍的蹇碩是宦官，但其餘校尉大多為世家公卿子弟；袁紹對宦官恨之入骨，曹操則在擔任洛陽北部尉時棒殺過蹇碩的叔父，況且他倆都是何進的人。表面上看來，這是平衡兩大派系，實際上卻醞釀著不穩定的因素。

果然，新一輪外戚與宦官之爭爆發了，其導火索就是漢靈帝的

[1] 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後漢書·袁紹傳》

立嗣問題。漢靈帝長子劉辯，為何進之妹何皇后所生，是外戚勢力力保的太子。漢靈帝次子劉協，為王美人所生，王美人被何皇后妒忌害死，劉協由董太后撫養。這婆媳倆本來就勢如水火，董太后於是與宦官集團聯盟，意欲廢長立幼。

漢靈帝在生前沒有處理好立嗣問題，年僅三十三歲便去世了。兩大集團立即爆發第一次交火，蹇碩謀除何進，扶劉協即位，但事機泄露，反被何進先下手。何進率領禁軍殺蹇碩、董太后及其侄驃騎將軍董重，扶劉辯即位。這一局，外戚贏。

此時袁紹已擔任司隸校尉，為何進的心腹，他認為，當年漢靈帝剛即位時外戚竇武謀誅宦官，就因為事泄被宦官所害。而現在何進以國舅之身掌握大權，部曲將吏都是人中俊傑，不如趁此時機，永除後患。

何進也同意袁紹的意見，開始著手策劃。但沒想到的是，已身為太后的何進之妹卻站在了宦官的一邊。她認為宦官統領禁省是漢代多年來的規矩，現在新皇剛即位，殺個蹇碩就夠了，沒必要斬盡殺絕。何進後母舞陽君與何進之弟何苗，因為接受了宦官的賄賂，也為宦官求情。何進一時無法違抗太后旨意，局勢陷入了僵持。

就在此時，袁紹給何進出了個昏招，建議他徵召領兵的地方將領們提兵向京城，製造壓力，脅迫何太后同意誅殺宦官。何進覺得袁紹的計策有理，便部署力量對何太后形成逼宮態勢。

從婆媳之爭，到兄妹之爭，皇家的內鬥大戲越玩越過火。就在何進調兵之際，宦官搶佔先機。以張讓、段珪為首的宦官偽造太后詔書，將何進騙進宮門，亂刀砍死於嘉德殿前。袁紹得報大驚，立

即統帥何進舊部圍攻皇宮，展開報復。其弟袁術當時擔任河南尹、虎賁中郎將，亦率眾火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一場混戰之後，宦官盡被誅滅，死者兩千餘人，許多沒長鬚鬚的人都被誤認為宦官而遭殺害。

這一局，外戚和宦官兩敗俱傷，前將軍董卓進京竊取了權力。袁紹必須為自己愚蠢的計策付出代價。

討董聯軍

帝都洛陽，朝堂之上，董卓召集群臣，商議廢少帝，立陳留王劉協。

袁紹第一個表示反對，他當面叫板董卓：「當今聖上年紀正好，又沒有做甚麼錯事，公然違背禮法廢嫡立庶，恐怕難以服眾吧！」

董卓手握寶劍呵斥他：「你這小子，天下大事還不是我說了算，我想幹的事誰敢不從命！」

袁紹回應了一句擲地有聲的話：「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意思是這天下有能耐的人，難道就你董卓一個嗎？說完橫刀作了個揖，離京城而去。^[1]

這一場硝煙味濃鬱的較量中，董卓與袁紹都在互相試探，結果

[1] 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案劍叱紹曰：「堅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橫刀長揖徑出。——《後漢書·袁紹傳》

是雙方都做出了克制。董卓知道袁紹背後有「四世三公」的龐大家族，不敢輕易加害。而袁紹知道董卓手上有兇狠剽悍的西涼軍，也只限於當庭辯駁，不敢有所行動。

事實上，袁紹對董卓的畏懼更多。早在董卓進京之初，騎都尉鮑信就勸袁紹趁董卓軍馬勞頓，一網打盡。當時何進兄弟皆死於洛陽之亂，禁軍統領權在袁紹手中，他完全有能力將董卓亂政扼殺在搖籃裡。結果袁紹猶豫不決，錯失大好時機。

袁紹這個人，性格上最大的缺陷是好謀無斷，因此他的人生注定是一路給自己挖坑，一路被動地填坑。誅滅宦官，他挖了個大坑，把董卓招進來了；董卓進京，他又挖了個坑，讓董卓坐大。看到已經難以在京城內鬥過董卓，袁紹選擇離開京城，到地方上尋求力量。

袁紹的離京，看似意氣用事，實則是有計劃地出走。有兩人在京城裡配合他唱雙簧，那就是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此二人對董卓說，袁氏家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天下，如果廣招豪傑起兵討伐，崤山以東的地盤就不是董卓能掌握的了。他們建議，不如賣袁紹個人情，封他個郡守，如此，他便會感恩戴德，外患自解。董卓被這麼一忽悠，還真的派人封袁紹為渤海太守。此後，董卓又在周毖、伍瓊的建議下，將韓馥、劉岱、孔伷、張咨、張邈等人一一授官，赴地方擔任州牧或郡守。這些人一到任，基本上都拉起了反董卓的大旗。董卓察覺被欺騙，遂將周毖和伍瓊殺害。

付出了犧牲兩個朋友的代價，袁紹和他的盟友們獲得了州郡掌兵之權，一場聲勢浩大的討伐董卓之戰便徐徐揭開帷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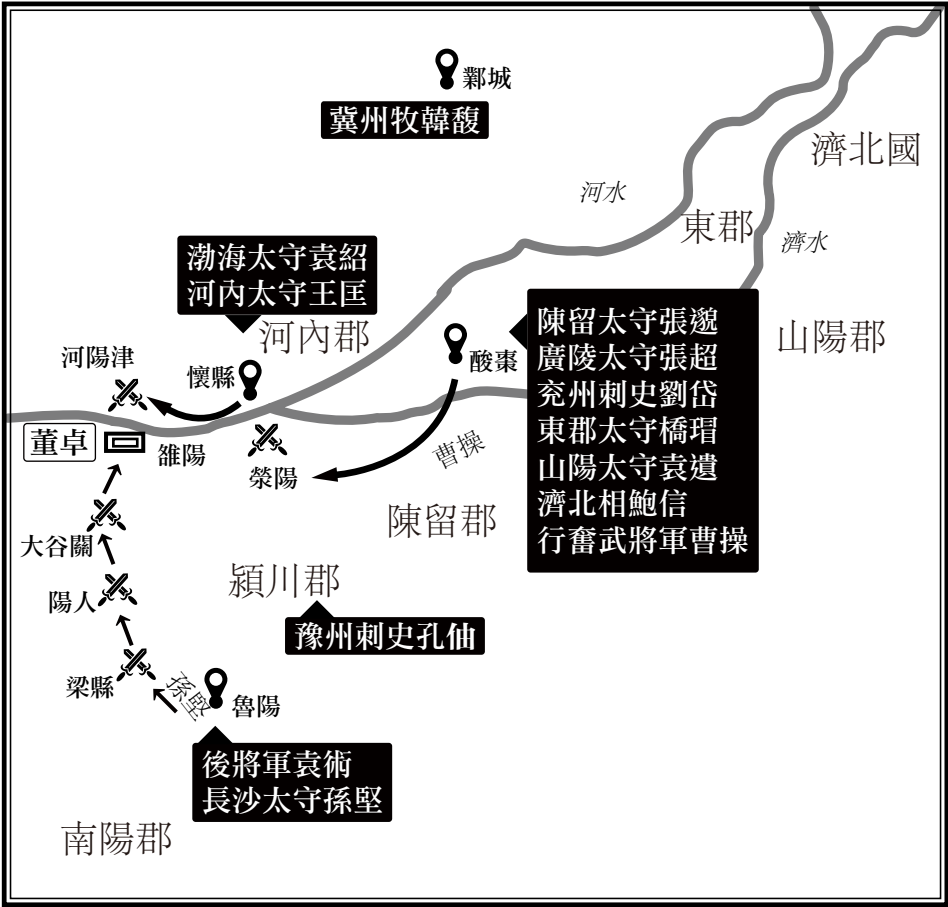
如果說黃巾起義只是揭開了亂世的冰山一角，那麼討董之戰才是漢末亂世真正的開篇。自此以後，朝廷對地方徹底失去控制，各州牧、郡守都能夠自己募兵領兵、任命官吏、徵收稅賦。軍閥割據，天下大亂。

根據各鎮諸侯所在方位，討董聯軍基本形成了四個集團軍：袁紹、王匡進駐河內，負責洛陽北面的戰線，韓馥屯駐鄴城提供後勤保障，張楊屯駐漳水以作策應；劉岱、張邈、張超、橋瑁、袁遺、鮑信、曹操等部集合於兗州與司隸交界的酸棗，負責正東方向的戰線，並在這裡舉行了會盟儀式；孔伋駐軍潁川，在洛陽東南方向形成威脅；袁術駐屯洛陽正南方向的魯陽，以孫堅為主力從南翼發起進攻。

這四個集團軍，基本形成了對洛陽的半包圍，其中成員，多數與袁紹有密切的私人關係。如韓馥是袁氏提拔的故吏，張邈是袁紹的奔走之友，王匡和鮑信與袁紹同為何進屬下，山陽太守袁遺則是袁紹的堂兄。討董聯軍將領中，汝南袁氏成員就佔了三人。袁紹作為盟主，又一次站在了歷史的激流浪頭。

不過，關東聯軍戰績如何呢？

很可惜，敗多勝少。董卓進軍河陽津，首先擊敗了王匡部隊。緊接著在南線，董卓部將徐榮於梁縣擊敗了孫堅。後來曹操主動出擊，在滎陽又被徐榮擊敗，損兵折將，他自己也險些喪命。而袁紹、袁術作為盟軍的核心人物，卻始終作壁上觀，躊躇不前，沒有參與任何一場正面作戰。最終唯有重整旗鼓的孫堅獲勝，一路打



討董聯軍形勢圖